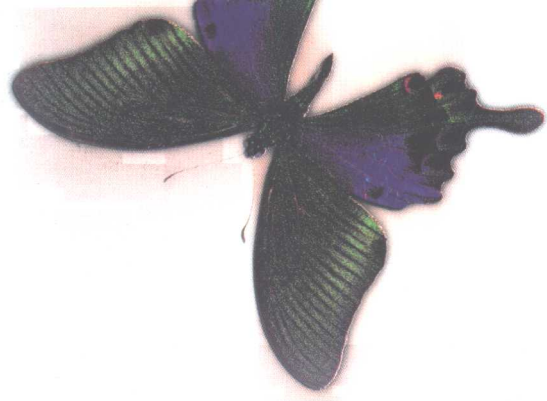


后现代主义系列

叶开 秘密的警察

叶开

原名廖增湖，1991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收获》文学杂志社编辑。在《十月》、《钟山》、《时代文学》等杂志上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万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秘密的蝴蝶/叶开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西风古道——后现实主义系列)

ISBN 7-80673-062-1

I. 秘... II. 叶...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592 号

丛 书 名: 西风古道·后现实主义系列

书 名: 秘密的蝴蝶

著 者: 叶 开

主 编: 叶觉林

责任编辑: 尹志秀

美术编辑: 宋丕胜

封面设计: 点石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齐 欣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public.sj.he.cn

印 刷: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字 数: 263,000

印 张: 10.625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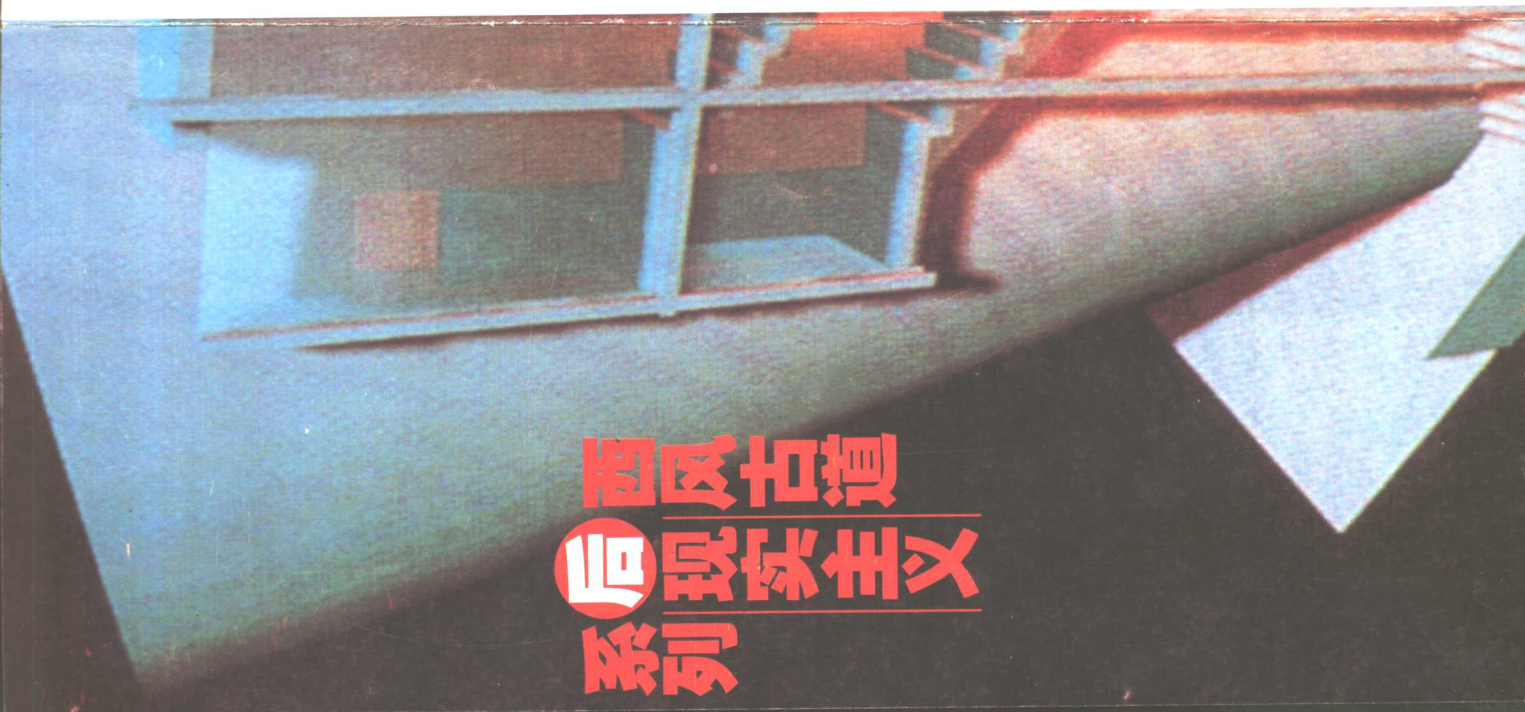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80673-062-1/I·036

定 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西风古道 **后** 现实主义系列



西风古道
后 现实主义
系列



目 录

勾股定理.....	(1)
解决.....	(2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	(44)
在路边.....	(92)
秘密的蝴蝶.....	(121)
章子明的双重生活.....	(203)
芝麻开门.....	(297)

勾股定理



每个星期三早上，八点差十分，我们都会把头拧向窗外，观看罗玉斌老师夹着讲义穿过操场。他是我们初二（4）班的数学老师，所以还常常带着三角尺和圆规。

罗玉斌老师个子矮小，身体瘦弱，但喜欢留着长长的大包头，出门前用梳子沾水梳得纹丝不乱。我们的教导主任吴良才老师一直看不惯罗玉斌老师的长头发，想让他剪短一点，给学生们做个好的榜样。但罗玉斌老师没理会他，依然我行我素。于是吴良才老师让他教了我们班，以示惩罚。根据吴良才老师的看法，流氓阿飞才留长头发，因此所



有留长头发的人都可能是坏蛋。为了纯洁校风，有一天，他在给我们班上《道德修养》课之前，先夹着一把剪刀把我们班头发过长的人都修剪了一番。王戈，陆国柱都在其中。让人感到屈辱的是，我的头发本来不长，但吴良才老师剪上瘾了，也叫到了讲台上，三剪两剪铰掉了不少头发，使我的脑袋又乱又刺，像鸡窝一样难看。跟罗玉斌老师正好相反，吴良才老师的领子永远是黑乎乎的、油腻腻的，散发出一种绿肥的气味。罗玉斌老师的衬衫领子则永远是雪白的，好像上了白鞋粉，让人觉得白得可疑。他的一丝不苟的头发和雪白发亮的衬衫领子，让我们感到十分羞愧。

罗玉斌老师的宿舍在操场的北端，跟我们的教室成斜对角。上课时，他沿着一条笔直的对角线，不偏不倚地向我们的教室走过来。当然，这条对角线实际上并不存在，它只存在于罗玉斌老师的脑子里。他以一名数学老师特有的严谨作风，用自己的双腿把这条对角线标了出来。他在课堂上对我们说，两点之间，直线的距离最短。沿着这条直线，他以平均每小时步行五公里的速度，从宿舍走到我们的教室总共要花掉一分钟外加十二秒的时间。他实际耗费的时间大约有两分钟左右。因为天气晴朗的时候，他总要在操场中央停顿几十秒钟。当然，我们都希望星期三的早晨天气晴朗。

天气晴朗的星期三早上，罗玉斌老师穿得整整齐齐，表情严谨，作风一丝不苟，从北到南匀速地向我们的教室走过来。早晨八点差四分的时候，太阳已经升上一竿高的天空，光线由弱变强，斜着从高高的马尾松树梢上洒下来，落到罗玉斌老师的身上。

罗玉斌老师站在操场中央，仰起头，张开嘴巴，鼻翼渐渐地



翕动。随着鼻粘膜受到阳光刺激的增大，他吸气的频率也开始加快。我们就都知道，罗玉斌老师要打喷嚏了。他双臂张开，迎着朝阳，嘴巴越张越大，这使他看起来像一只刚刚蜕壳，因为没喝足露水而翅膀发软的幼蝉一样。当然，他抱着的是一棵不存在的树干，而且他也只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并不是一只幼蝉。因此，等到所有的这些必需的动作都延伸到极致的时候，一个无比响亮的喷嚏就从他的身上喷涌而出了。

我们班上的男同学都喜欢模仿罗玉斌老师打喷嚏，但形似神不似者占大多数。我的模仿据评价比王戈还要像，声音表情惟妙惟肖，从而博得许多女同学的笑声。因此，我也不断地打喷嚏，次数远远超过罗玉斌老师，声音在教室里嗡嗡地回响。但是，除了能赢得女同学的一些廉价的笑声之外，我从来没有在打喷嚏的时候获得过真正的愉快与满足。也就是说，我打喷嚏纯粹是一种模仿取宠的表演，没有实际上的生理需要。罗老师不同，他打喷嚏是因为平时积蓄了过多的能量，必需释放出来。这种发自内心和身体深处的喷嚏，使他精神上获得了彻底的放松与满足。打完喷嚏之后，罗老师收起三角板、圆规和他自己刚刚长出来的翅膀，沿着对角线向我们教室走过来。

这是罗玉斌老师精神和情绪都极其良好时的状态。

如果是阴雨天气，罗玉斌老师的精神就完全不同了。他因为打不成喷嚏而情绪不佳，上课无精打采，提不起劲，集中不了注意力。他在黑板上解方程时，方程式不是以直线严肃地从左向右挺进，而是从左向右倾斜，像一队溃败的匪兵一样狼狈逃向黑板右下角。这时候，他干脆采取简明扼要的办法，在黑板上出几道练习题让我们到黑板上去做。我们全班同学每次见他出练习题，都会立即低下脑袋，或假装看书，或假装在纸上写写划划，做出



一副勤奋用功的神态，尽量减少罗玉斌老师目光扫过时接触面的宽度。也许只有数学课代表梁玉梅是例外。她总是抬头挺胸，看着罗玉斌老师，脑袋和眼睛随罗玉斌老师的移动而旋转，宛如一棵随太阳而动的向日葵。

被罗玉斌老师点中的不幸的同学在全班一片低低的、幸灾乐祸的哄笑声中走到讲台上，排成一排，好像生产队里插秧的农民一样。

他们在黑板上做练习的时候，罗玉斌老师让没被叫到的同学在下面做黑板上的练习题，自己则在过道上一边不断地走来走去，一边巡视。

王戈悄悄地问我：“李文，你知道罗老师的情绪为什么不好吗？”

“没打喷嚏呗。”我随口回答说。

“不对！”王戈权威地说。

“那为什么？”我问。

“因为他的对象又跑了。”王戈得意洋洋地说。

这种谈话往往是在罗玉斌老师远离我们的时候进行的。我们一边说话，一边还心不在焉地假装在练习簿上写写划划，一副认真学习地样子。但是，这一切都瞒不过罗玉斌老师的眼睛。他在远处不声不响，一到我们旁边，就举手要敲我们的爆栗。全班的同学都对我们发出幸灾乐祸的笑声。他们都喜欢对别人幸灾乐祸。我们也一样。要是别人不幸被罗玉斌老师叫到黑板上做练习题，我们也幸灾乐祸。这就是我们的劣根性，这使我们的行为与笼子里的肉鸡相似。换言之，罗玉斌老师和吴良才老师就是鸡贩子。这是一种说法，关于我们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学生是祖国的花朵，老师是祖国的园丁。在我们



河唇初级中学里，对初二（4）班还有一个较通俗的比喻，原话据说出自吴良才老师。他是这样说的：什么花朵不花朵？如果说一班的学生是鲜花，那么你们班就是杂草。这点我们得承认。一班是全公社的优秀考生集中的尖子班，我们四班却是一伙留级生、插班生、高价生和低分生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梁玉梅除外，吴良才老师把我们比喻成杂草，可谓恰如其分。

不过，同样是草，还分良莠。在我们班里，梁玉梅是香茅，其他人是稗草。

刚才说到，王戈认为罗玉斌老师情绪低落的原因是失恋。我虽然将信将疑，但也不便反驳。王戈在学习上一无是处，但杂七杂八的东西知道得很多，在任课老师的个人私事上尤其有发言权。

王戈说，罗玉斌老师对象谈了很多次，但是谈一个跑一个，没有一个愿意嫁给他。原因是罗玉斌老师的个头太矮小了，嫁给他会吃亏。他的样子让人想到“手无缚鸡之力”这个成语。现成的一个例子是他从来没有能够在上课的时候把我们这些捣蛋鬼赶出过教室。上礼拜三他曾经想把在教室里放纸飞机的王戈逐出门外，但是他揪住王戈的领子拽了半天，王戈的屁股仍然粘在凳子上纹丝不动，就像一只焊死了的铁公鸡。初中生王戈的身体尚未发育成熟，罗玉斌老师就不能撼动他半分，还憋得满脸通红。可见他的确是手无缚鸡之力，叫人看轻亦属常理。也就是说，那些跟他谈恋爱的姑娘纷纷跑掉是有原因的。吴良才老师常常教导我们说，世界是因果的世界，凡是有后果，必定有前因。由此可以推知，姑娘们跟别人跑，是因为罗玉斌老师手无缚鸡之力。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



有一天，王戈又对我说，事情绝非如此简单。那些姑娘全都是被他赶跑的。这个消息超出我的预料。

“罗玉斌老师为什么要赶她们呢？”我问。

“因为那些姑娘都是他母亲找来的。”王戈说。

“这有什么关系？”我还是不明白。

“因为他不喜欢，他是个数学老师……”王戈说。他表情严肃，证明自己的话绝非戏言。我说过，王戈读书毫无秉赋，可是不三不四的能力高人一等。他对罗玉斌老师的情况几乎达到了了如指掌的程度，然而直到现在，他仍没能弄明白勾股定理的基本概念。又比如说，他叠纸飞机，做陀螺都是一把好手，还很懂得讨女生的欢心，但是他不知道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加起来是一百八十度。他天生手巧心笨，好像是用手而不是用脑子来思考问题的，这点我自愧弗如。

王戈的数学课本几乎只剩下了一个封皮，里面的纸大部分都在他的手里变成了纸飞机。他叠的纸飞机样子很像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 B-2 隐形轰炸机。飞机从教室后排腾空，平稳无声地飞过教室的屋梁支架，撞在黑板上。飞姿优雅，升空时间长，让人叹服。我叠的飞机正好相反，根本飞不上去。偶尔飞上去，也会机头冲下来一个倒栽葱，样子惨不忍睹。除此之外，王戈还经常玩些小花招，去招梁玉梅。但梁玉梅没给他好眼色。

王戈因此显得有些沮丧。

不过我认为这很正常。梁玉梅对谁都爱理不理，并不完全只是针对王戈。我觉得，除了罗玉斌老师之外，梁玉梅从来就不会对其他男生连续看上两眼。也就是说，在梁玉梅的眼里，罗玉斌老师比我们大家都强，她对罗玉斌老师有好感。不过她对罗玉斌老师有好感也正常，因为她是我们班的数学课代表。罗玉斌老师



心情不佳而把我们弄到黑板上做练习时，梁玉梅总在座位上看着题目频频点头，以示心领神会。梁玉梅天生热爱数学，罗玉斌老师在黑板上出的练习题对我们而言是酸李子，她却视为甜荔枝。每当我们做完练习题之后，罗玉斌老师就会捏着红色的粉笔挨个检查。检查完了之后，摇摇头打上许多大红的叉叉。

然后他目光扫视全班问道：“谁会做？请举手！”

我们谁也没有举手。过了一会儿，梁玉梅的手举了起来。

“梁玉梅同学，请你上来……”罗玉斌老师说。他的眼睛假装扫视全班，实际上总是看着梁玉梅。梁玉梅是他的杀手锏。

梁玉梅应声走上讲台，毫不费力地把题目做出来。这表明她当数学课代表是实至名归。那时梁玉梅是我的偶像。这除了她的数学成绩我难望其项背之外，还有她的高傲神情和漂亮的马尾巴辫子。我觉得，全班的二十一个女同学中，梁玉梅的辫子最漂亮——甚至可以说是全年级最漂亮的。梁玉梅身材高挑，马尾巴辫子被橡皮筋高高地扎在脑袋顶上，走路时一颠一颠地左右摆动，让人心醉。那时，梁玉梅神态矜持，表情高傲地在教室里进进出出，宛如一只美丽的梅花鹿，相比之下，班上的其他女同学就是一群小山羊。梁玉梅背的书包是红色的，跟我们的绿色军用式书包不同。她穿的是绣花的白衬衫，跟全班女同学相比，又干净又新又漂亮；因此，她招致全班女生的暗中排斥。梁玉梅为此总是自叹时运不济，觉得自己本该进尖子班，却沦落到与我们这些死鱼烂虾为伍的地步。这正应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古训。应该知道的是，在我们班里，正不压邪，像梁玉梅这样的优秀生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受排挤受打击的对象。梁玉梅心仪教师阵容豪华，学习风气良好的尖子班，这在我们班里尽人皆知。她看不起我们这些同班同学，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针对她的谣言就出



现了。

谣言跟罗玉斌老师有关。罗玉斌老师话不多，神情总是很严谨，给人的印象是莫测高深。除了星期三上午之外，星期一和星期五的下午，他也给我们上课。作为不务正业的初中生，我们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打听罗玉斌老师的私事。

罗玉斌老师毕业于雷州师范专科学校，属于科班出身，这在我们学校里为数甚少。其他几位科班出身的老师在学校里是骨干，重点给尖子班上课。罗玉斌老师似乎不受重用，所以被安排来教我们。在他之前教我们数学课的姜世才老师原来是教德育的，因为学校里缺数学老师才临时改的行。姜老师自己对数学也不甚了了，所以并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这样，你就能知道天生热爱数学的梁玉梅对他有多么失望了。一名老师由数学改行教德育并不难，难的是由德育改行教数学。按照罗玉斌老师的说法，数学是一门科学，半点马虎不得。相比之下，罗玉斌老师科班出身的优势就大了。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你只要问他，他都能手到病除。梁玉梅对罗玉斌老师由怀疑到信任，由不屑到崇拜，开始把罗玉斌老师当成了偶像，一有空就跑去找罗玉斌老师请教数学问题。梁玉梅对数学的热爱让人吃惊。她嫌数学课本的练习题的量太少，所以到处去搜集课外练习册，没完没了地做。我们因此认为她想当一名数学家，想成为女陈景润，企图去解答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认为她有这种痴心妄想是可笑的，所以经常对她冷嘲热讽。因为你想一想啊，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小镇里面，谁能想象能出一个数学家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突然也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夜自修时总去找罗玉斌老师请教问题。这样，我就经常会在罗玉斌老师的房间里碰上梁玉梅。相比之下，我的问题似乎不够档次，所以每次罗玉斌老师给我讲解的时候，梁玉梅站



在旁边，都是一副讥讽的表情，显得很是不屑。这让我又难堪又惭愧，还有一点儿自卑；总之，内心的感情复杂。

就在这时，王戈向我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梁玉梅跟罗玉斌老师好上了。

我对此不太相信：“不会吧？”

“如假包换！”王戈说，“你想想，梁玉梅为什么天天跑去找罗老师？”

我想想觉得有些道理。

用吴良才老师的因果理论来解释，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梁玉梅和罗玉斌老师好上了，是因为她总去找罗玉斌老师。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这样思考：梁玉梅总去找罗玉斌老师，是因为他们好上了。不管什么是因，什么是果，梁玉梅和罗玉斌老师好上了是个不可更改的事实。

王戈向我透露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上是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情。这让我感到大惑不解：梁玉梅和罗玉斌老师好上了，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呢？我们俩是死党，又是同桌，他肚子里的那几根草几只虾我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所以我对他的反常十分困惑。王戈曾经给梁玉梅递过纸条，这张纸条原封不动地到了吴良才老师的手里，从而顺理自然地确定了他的坏蛋身份。吴良才老师用一句谚语精辟地给王戈定下了调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以常理推之，王戈在梁玉梅的面前乃是一只过街老鼠，这恐怕是不会错的。我觉得，王戈的反常可能跟这件事情有关，因此他故意说梁玉梅的坏话。

我反驳王戈说：“梁玉梅去找罗老师是问问题……”

“那是幌子……”王戈说，“我亲眼看见的……”

大人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王戈既然是亲眼所见，可



见是实有其事。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只是听他说，却没有亲眼看见，所以这事对我来说是虚的，不便轻易相信。

王戈说：“不信我带你去看……”

一天晚上，我们在上夜自修，梁玉梅坐了不多一会儿，就拿着练习簿出了教室。过了一会儿，我和王戈爬上了罗玉斌老师窗后的那棵大榕树。这棵大榕树证明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正确性：我们身体里的猴子重新出现，在树上攀援。很快，我们就找到了有利的位置，把罗玉斌老师的宿舍尽收眼底。我们学校建在一个山包上，所以罗玉斌老师窗外的地方比地基低了很多，大榕树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高度。

罗玉斌老师的家什我看得见的有：桌子、椅子、电茶壶、双架床。看不见的有：床架上的箱子，床底下的鞋子以及门后面的热水瓶。这是一个单身汉的简陋摆设。现在，梁玉梅坐在桌前惟一的一把椅子上，趴在桌上写写画画。罗玉斌老师站在右边，左手扶着椅背，右手按在桌面上，脑袋凑在梁玉梅的右额旁。电茶壶壶嘴冒出一串水蒸气，盖子应该轻轻地晃动，发出细碎的磕碰声——当然，这只是想象，因为我们看不见盖子的晃动，也听不见磕碰声。

“看见没有？”王戈得意地说，“铁证如山！”

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如山铁证，只是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我觉得，我来向罗玉斌老师请教时，他从来不让我坐，而是让我站在一边，跟梁玉梅这情形有所不同。我不知这是不是罗玉斌老师跟梁玉梅好上了的意思。但所见情形有悖常理，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

这时，电茶壶的汽笛声响了，仿佛有一列庞大的火车驶进了



罗玉斌老师的房间里。

王戈说：“看见没有？好戏还在后头呢……”

王戈的意思是他已经进入老观众的行列。就像看电影《地道战》一样，他先看过了，于是不断地在我耳边提示，告诉我接着会发生什么什么事，再接着又会出现什么人物。老资格的观众都是这样，有一种盛气凌人的神气。

我故意表示不以为然：“是吗？”

王戈说：“保证让你大开眼界！”

为了强调他老观众的身份，他干脆攀到我的树枝上，准备随时就一些枝节方面的知识对我进行特别的指导。但他这样做让我感到心惊肉跳：这根树枝只有擀面杖粗，我一个人坐坐还经得住，加上王戈就危险了。榕树的树枝比较脆，很容易断裂，所以我十分担心。我甚至似乎已经听见了树枝纤维的断裂声。当然，我不能叫王戈看扁了。他为了展示自己的勇敢，一上一下地摇，我也不示弱。树枝很快变成了一根弹簧。

王戈说好戏还在后头，意味着罗玉斌老师和梁玉梅两个人这时变成了两个演员，他们接着还要把王戈嘴里说的某出戏演下去。在被我们摇成弹簧的树枝上，王戈炫耀地对我说：“现在，罗老师要拔插头了。”

王戈的话刚说完，罗玉斌老师果然就去拔掉了电茶壶的插头。这让我感到很是佩服。

王戈又说：“罗老师会往茶壶里倒茶叶……”

他话音刚落，罗玉斌老师就掏出一只茶罐，捏了一撮茶叶往电茶壶里扔。

王戈接着说：“罗老师会找出两只茶杯……”

罗玉斌老师果然找出两只茶杯，用电茶壶里的水涮了几遍。



王戈说什么，罗玉斌老师就照着做什么，这使我对王戈大为佩服。他像一个法力无边的巫师，正在操纵着罗玉斌老师这只木偶。

王戈显然陶醉在我敬佩的目光里了，他指指窗口说：“现在，罗老师要拉上窗帘了……”

就在这时，罗玉斌老师向窗口走来，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王戈低声说：“他看不见，我们在暗处，他在亮处。”罗玉斌老师向外看了一眼，刷地拉上了窗帘。

这条窗帘像是用被罩改的。它的大红花图案一下子挡住了我们的视线。

我深感失望地问王戈：“没有了？”

“对啊，没有了，”王戈说，“你还想看什么？”

“就这些？”我很不满意地说，“那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就在这时，我们坐的树枝断了。

自从那次偷看之后，我的心里就像藏了一个兔子。这只秘密的兔子在我的身体里东闯西拱，无论在什么时候看见梁玉梅，我的心里都在嘀嘀咕咕，疑神疑鬼。我心里在想，那天晚上罗玉斌老师拉上窗帘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本来我可以向王戈请教，但是那天晚上从树枝上掉下来时他的小腿摔断了，在家里养伤，我就没有办法随时向他请教了。每次梁玉梅从我面前走过，马尾巴辫子一耸一耸的时候，我心里的感情都十分复杂。上课时，梁玉梅坐在我的左前方，我看见的地方有她的马尾巴辫子以及她的右耳朵。她一动不动，脖子上肌肤如雪。我心里就想，那天晚上罗玉斌老师拉上窗帘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由于我不停地胡思乱想，所以上课时精神很不集中。无法集中精神听别的老师上课倒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在吴良才老师上课



时也这样就不太妥当了。吴良才老师上课的时候，我仍然望着梁玉梅的辫子出神。我心里在想，电影里的敌人和反革命分子干坏事的时候倒是很喜欢动不动就拉上窗帘。反过来想，既然梁玉梅和罗玉斌老师拉上窗帘，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是反革命分子。以此类推，我再举一反三，就证明了梁玉梅和罗玉斌老师拉上窗帘之后很有可能在做坏事，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拉上窗帘呢？这样一想，就顺理成章了。我心里因此有些激动。这时有人揪住我的耳朵，一阵疼痛从耳根钻进我的脑袋里。

“哪个孙子揪我的耳——”我牛皮烘烘地说。这时我突然发现揪我耳朵的人是吴良才老师，情急之下，拐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耳朵”的“朵”字连皮带毛地咽进肚子里。我的声音变得又尴尬又可怜巴巴，我说：“吴吴吴老师……”

“啊……”吴良才老师笑咪咪地看着我说，“怎么样？李文同学，年纪轻轻的，就当爷爷了？”

“不是、不是……”我说。

“下课后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吴良才老师说。

下课时，吴良才老师看也没有看我一眼，转身向门外走去。我下意识地站起来跟着他。我能看见班上的同学都向我投来怜悯的目光。应该说这种反应并不奇怪。如果现在被吴良才老师叫去办公室的是别人，我也会同情地看着他，仿佛他是一只已经烫过水，正要送去焅毛的鸭子。我觉得跟王戈一起去爬树有些得不偿失了。在去吴良才老师办公室的路上，我望着吴良才老师的背影，心里不断地盘算着怎么才能够更加圆满地撒谎，为自己辩解。我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不想把王戈招出来。但是，一走进吴良才老师的办公室，我就把想好的理由全部都忘光了。

“你说说是怎么一回事？”吴良才老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